

俺 爹 (四)

徐 櫻

天 翻 地 覆

就在這段時期，直皖系的惡化已日漸形成。

主要是一般政客都嫉恨我父才高傲物，他一生對段公祺瑞忠貞不二，而段、徐合作，又是兩個飛揚跋扈的人，令時下一般確有吃不消之勢。因此直、蘇、鄂、贛合東北三省形成七省反皖系同盟。他們以七省同盟的勢力來要挾段公不要親信我爹爹，但是段深信我父忠誠可靠，不因外部壓力而見疑，他極力珍視互相不可分離的關係。

七省聯盟以後，河南督軍趙倜也倒向直系，使這七省同盟立刻擴大而為八省同盟，於是和皖系就正面衝突起來。這一役皖系是由東西兩路作戰，我父指揮東路頻頻告捷，而負責西路的段芝貴却正沉溺於發施號令火車中的麻將桌上！這樣的指揮，西路當然一敗塗地，全盤皆亂，我父也就跟着兵敗楊村。直皖戰爭五天結束，段合肥通電下野。我爹爹也就從政治舞台上下一個筋斗猛栽下來！他光華萬丈的前程就爾結束！

「兵敗如山倒」，古語說的真不錯。當時皖

系的將領和政要大員們這時都被稱為「禍首」了。我爹爹向遭人嫉，他現在是九大罪魁之一：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都躲到東交民巷日本兵營裏，暫避風頭。因為那時他們九人都被懸賞通緝！他在日本兵營住了三個月，然後由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小野寺出主意把他盛在柳條箱裏才運往安全地帶「上海」。

後來我父會說他在柳條箱裏一路上哼唱「單刀、赴會」，一直唱到天津。他過世以後蘇州末榜的狀況張季直先生弔他的輓詞裏有這麼一句：「歷諸艱曾自簣中亡，逃張祿」。

那時也就是俺爹爹唱昆曲的開始。他的詩詞向來是精湛的，而對於音樂向無訓練。因愛古人之詞而涉於曲，一開口就「聲如洪鐘」，最適於唱關公戲。關公戲內行人都沒有多少人敢開口，何況外行人？關公義氣干雲，轟轟烈烈的活着，轟轟烈烈的死去，正是我父最佩服的古人之一。

所以「刀會」「訓子」兩折戲的詞與曲他一唱就

迷上了，而且唱與吹笛都十分到家。張季直先生又有兩句詩詠他：「將軍高唱『大江東』，勢與梅郎角兩雄！」這是在上海一家堂會戲的盛會上張公寫的。可見當時雖有內外行的曲人、藝人雲集，而音色最出色的只有梅蘭芳同我父而已。茲把原詞也錄下首二段，一方面讀者可懂張公「大江東」所指，一方面也可欣賞其詞藻之飄逸、蒼涼、豪邁也。

新水會：大江東去浪千疊，趁西風駕著這小舟一葉，纔離了九重龍鳳閣，早來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颯著那單刀會賽村社！

駐馬聽：依舊的水湧山疊，依舊的水湧山疊，好一個年少的周郎恁在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暗傷嗟！破曹檣櫓恰又早一時絕，只這塵兵江水猶然熱，好教俺心慘切！這是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俺爹爹這一到了上海，生活由絢燦而轉平靜

，真正的息影下來。不干政治，不事交際，只是閉戶讀書、教子、習曲、練字。把兩個兒子安頓在另外一處，他自己則帶著兩個小姨太太，每日孜孜不倦。讀書聲、笛曲聲不絕於耳。他之習曲可是深入，他廣訪名曲家以及老笛師，在音樂及詞藻方面他都有所修改。年前夏威夷大學羅錦堂教授還寫文提過說：「世有孤本曲譜名『一百種曲』者，現已遺失不可復見。」我父就有那本書，他朝夕不離手的。並且手批手改了好多處，可惜在遇難時也隨着其它的行李一起失落了。他有「壽樓春併序」一首可見他度曲的概況。

壽樓春 並序

春夜偕叔明攜兒子審交，同集徐凌雲宅。坐客徐靜仁、俞振飛、項遠村鑿吾兄弟，李旭堂、徐念賞，皆曲壇巨子。樂工數人，閒次以坐，當歌對酒，萬情酣適。俛仰宇宙，誠不知何者可哀，何者可欣。彼牛欄馬邑中，鷄虫得失，更復何預吾事？主人藏釀至美，客多健飲。余雖禁杯數歲，引滿亦豪。因請以酒與曲，互角勝負。於是負者舉爵，勝者抗喉。爭唱迭和，樂而忘醉。夜漏三下，始勉抑餘興，堅訂後約而罷。十年來朝野辛苦，塵俗滿胸。今乃得此雅集，不可不有詠以棟山公畫冊索題，遂記。適主人出先德爲之填此解，書而歸之。冊作草虫花鳥，設色極工。成於甲子秋，是爲同治三年，今恰週甲也。甲子二月樹鍾題。

臨江城開筍，正東風燕子，身是天涯。肯負侵宵清吹，泛甌流霞。雲未斂，輕

陰遮。悵故園，春寒遲花。趁素女凝絃，金曹按板，飛恨寄龍沙。宮商換，星蟾斜，倚釵鸞瘦笛，蕃馬哀琴。細認秋禱織絹，兩沉牆蝸。增怨抑，追芳華，度暗愁，江南無家。笑闌角銅丸，風流謾誇腰鼓擷。

其他還有關於吹笛度曲的詩詞多首，詳記在徐小虎「回憶奶奶」文中。當日那些曲壇名宿，及有真工夫的樂師們和曲會的盛況，我因遠在徐州，都沒得逢到這種場面。現在的曲友們每常誇獎我說「家學淵源」，我真惶愧，我只是後來才略學皮毛而已啊！

添丁

在這二、三年裏，可悲可喜的事也迭次發生：先是四姑娘過世了，四姑娘在手足中同我父最好，她十七歲上生了病，終身不嫁，活養死葬都由我父母全部料理。二妹書環又夭折了，大姨太太沈氏定蘭又病逝了。緊接着大姨王蔭松過門，第二年大侄子徐福申出世了，這是一大喜，二位姨太太王氏慧理、沈氏佩蘭各生一女，那就是三妹徐美、四妹徐蘭。又過一年，二侄徐福宜出世了，現在教育部供職的。五妹徐佩、六妹徐慧都出世了。我爹爹這種安穩平定、優哉游哉在上海的生活，只過了五年，能如此下去豈不甚好？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天崩地陷的命運正在等着他啊！

這段時期爹爹住在上海偃旗息鼓，波靜風平。娘從知俺爹爹納新寵之後，一怒興師，氣病了

回到徐州。大病一愈發現天旋地轉！兒子遠離膝下，蓋世功業的丈夫已竟兵敗下野，一個筋斗從三十天上跌了下來！她的前嫌冰釋，只賸了同情和悔憶！因此帶了我母女二人悽惶惶的到上海去探望他們父子三人。俺爹爹因前車之鑑，恐娘受刺激再發病，躲着不敢見面，只安排我們同兩哥哥住在新開路武林里一個多月而回。

徐、夏結合，郎才女貌，是那麼人生不得多見的一段良緣，夫妻並肩作戰，備嘗艱苦，好日子沒過多久，忽然反目。現在又是一段失意的生涯，俺娘本是抱着一腔同情心爲了分憂解愁的而來的，但俺爹爹因顧慮太多而竟失去最後團聚的機會。緣慳一面，遂成永訣，人生的聚散，可盛浩嘆！

我家這時表面上是平靜下來，但政局上可不平靜，直奉戰爭開始了，江浙戰爭不利。盧永祥通電下野，隻身逃往日本，但他的部下和將領們鬥志尚堅，有誠意推戴我爹爹出來領導作戰。我父實無意被捲入漩渦，但是「聞鷄起舞」本是軍人本色，所以他是會到浙軍的司令部參加過兩次開會而已。這下子我們住家的地方南洋路公共租界的當局就緊張了。他們怕被牽連，由工部局出面，請我父立刻出洋。中山先生爲了這事都會向廣州的領事團抗議上海工部局對待我父何以無禮？可是「處人屋簷下，誰可不低頭」？誰讓自己當時是住在租界上的呢？他對於政局的事既無意染指，所以當天就真的乘了「藍煙窗公司」的船直奔香港去了。

放洋

三哥也立刻追到香港請示一切事宜，吩咐他立刻轉回上海，收束一切，準備全家出洋，作海外長期的居留。表示從今退出宦海，豈不快意？

三哥帶了二位姨太太、小孩、奶媽、男女傭人、書籍、文具浩浩盪盪二次又到了香港，誰知幾天海上旅程，北政府又臨時起了巨大的變化！原來段合肥東山再就就了臨時執政，並已打了好多電報促我參參北上。命運上的安排，老有陰錯陽差，此事的發生若早幾天，我父不出洋，那時立刻北上，那一年以後再北上的光景就大大的不同了。參參聞訊這一喜可是非同小可，但他已是「箭在弦上」，就索性出去觀查、連絡一下，作點兒鋪路的工程也很有用。因此維持原議出洋，但把長期改為短期，約定一年就回。段執政立刻委派他為「考察歐美日俄政治專使」。這一來可說是「段、徐攜手，東山再起」。來日前途，正不可限量！誰知這正是他們兩位風雲人物政治生涯的迴光返照啊！

俺參參在海外整整一年，他考察了法、英、瑞士、義大利、德國、波蘭、捷克、比利時、荷蘭、美國、日本十二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冬日他考察結束，榮歸祖國。回到上海南洋路私宅小息後，就預備北歸覆命。

這一年的光景北政府並不像一般人所希望的状态，因為段執政名義雖在台上，但因我父遠遊，他的實力並無多少。北方局勢混亂，危機四伏。所以執政和其他的老朋友們都紛紛來電報叫我父千萬暫時不要來京覆命，但俺參參那種個強脾

氣，他一世為人是光明磊落，向來不以小人之心度量別人的。他認為進京復命是理直氣壯的事，又與人無爭。所以他聽勸阻，毅然北上。但是他忘記了「千金之子，不立於垂堂之下」啊！而且「危邦不居，亂邦不入」。古有明訓。參參啊！你聰明一世，怎竟輕入虎穴呢？豈可等閒視之！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抵達北京，立刻晉見段執政，兩人互相跪拜，失聲痛哭很久，據說幾乎有五分鐘之久。兩位風雲人物相見，不管心中有何委曲，怎麼會放聲大哭呢？這豈非是有預感預兆嗎？

俺參參這次舊地重遊，一共住了七天。這七天裏頭他真可以說是向老友告別！賓主都難免心情沉重，倒是也盡情的歡敘，最快樂的一席當然是在王式通親家府上。

抱孫

王氏父子都是俺參參喜歡的人，王蔭泰又會追隨多年，一旦重逢，更顯親切。王老夫人和大嫂抱了兩個男孩出見，福申一歲半，福宜半歲。二人長得一黑一白，正像是上一輩的男孩子，一文一武的典型。我父雙手抱着兩個孫子大大的高興！連連向王老太太作揖，口說「謝謝老嫂子給我照應孫子和媳婦！謝謝老嫂子！」這就是祖孫三人能見到的最初和最後的一面。二人的名字都是爺爺親提的，福宜生時我父還在國外，是打回電報命名的。參參因喜歡王家父子，所以大嫂王蔭松是他老人家作主要的，大嫂倒是對他老人家

生前盡了大孝！因為徐州人是這樣對於孫子的重視！參參在過世前幾個鐘頭真的親手會抱孫啊！

在參參出京最後的一席酒上，他本來要和往常一樣「持酒高歌」，他喜好唱的「刀會，訓子」。但不知什麼緣故，他那時忽然眼紅聲啞，不能成腔，意興索然而罷！那晚他坐了專車離開了北京。道經廊房，他如流星一般，雖是萬丈光芒，然而一瞬即逝了！這一瞬的即逝，却留給後世的人永久的惋惜和沉痛！關於這一段，年譜上有詳細的記載，我不忍再寫了！天乎！命乎！

張劉永淑大師姊給我的信上有這麼幾句：「令先尊在廊房遇難的前夕，我翁父伯英公和宋子揚、褚瑞符兩位旅長與他老人家在前門車站合影，那時就發現令先尊精神不好，送他去後，諸友人為他請仙扶乩，記得有兩句是：『大好頭顱待價估，腥風月下血模糊！』（那時正是農曆十一月十五，月白風清之夜，徐櫻按。）其後果遭不測！國家因此頓失英才，我家也痛失良師益友！誠悲痛歎！先翁有晚聯致奠，我這時只記得一句了：『孔文學早慧非祥』，先翁和令先尊是少年時的師兄弟，素知他自幼聰慧過人，後果真出類拔萃，為一國之名將。惜天愛其才，故早早接了去。致使北國動盪又增十餘年，此誠天意乎？令先尊過世，先翁也就此去職，從此不問國事！（伯英公當時是執政府的祕書長，民國卅八年在北平過世）。」

參參降世以前，奶奶夢芝草無根，一輩子就怕他不長命，享年果然僅僅只有四十六歲！奶奶福壽全歸，棄養已六週年，她老人家算是躲過目

擊這數十年來提心弔胆悲慘的一幕！

此後又回到北京，陸軍部軍醫院長方石珊，又負責給俺爹參整容。穿了全套的陸軍上將大禮服。大嫂帶了福申、福宜親視含殮，跪靈化紙，披麻帶孝。停靈在寺院中，素燭檀香，她苦塊守靈過了三七。受過北京友好的弔祭，大嫂才又牽子扶柩乘了香花專車到了上海，這是大嫂在爹身後又盡了為娘者所能盡的一番孝道！

我父生前曾說過他一生只坐過三等火車和專車，一輩子也沒坐過頭二等火車。可不是嗎？他沒發跡前，一介窮儒，出門當然坐最廉價的三等車，他一入仕途，立刻騰達，從此出入都坐專車，直達到他人生旅程的終點！不久以前，段觀海大使還提起這句話。大使名茂瀾，青年時隨我父遠征歐美，我父愛其才幹，取號「觀海」，他從

此用之以資紀念。

返 璞

次年秋天，娘同哥哥們都因爹參在世時一輩子不改徐州話，一輩子不變徐州口味，體會到他鄉思甚切，所以決定奉葬於徐州南鄉禮泉村老家，我父、我祖的舊遊地。但是祖墳上每開一穴，都要請示好幾房，因為關於全族的吉兇禍福，十分的麻煩。因此在祖墳旁邊又買了吉地五十畝，建造新墳，預備母親百年後合葬於此，本枝的子孫後代也歸葬於此。

安葬後的第四年，我到徐州祭掃，見墓木成行，擁着荒草萋萋裏的孤墳一座，冷落荒涼，蕭條悲淒！在人生舞台上，不管你扮演任何角色，風虎雲龍也好，販夫走卒也好，一聲幕下，那還

有什麼可看的呢？有什麼可說的呢？「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豈不信然？傷哉痛哉！

爹參過世兇信還未經證實以前，我在徐州曾托人求鐵板道人王虎臣給他算了一卦鐵板神數。其中的批語有這麼四句：「生也孤來時也孤，一條棉被自己鋪，臨終不見紅顏面，身後何人慟聲哭？」新闢的墓園，當然最初是孤墳一座了，往後半個世紀已過去，爹參的親人中有一妻、一妾、四兒、四女、一媳、一孫都相繼過世，但至今尚無一人歸葬，依然孤墳一座，天乎？命乎？北望雲天，迢迢萬里，有生之年，是否能再回歸祭掃，就不可知了！年前聽說美妹回家修墓，現在燒錢化紙，就只能指望這個孩提時代就棄養的小女兒了。父兮，母兮！皇天曷極？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寶島徐櫻敬述



本文作者的父親徐樹錚將軍遺照。

河 上 人 語

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參拾元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一四〇四四號。